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九

多五

僧錄司有蘭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漢戒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一

佛眼清遠禪師臨卽李氏子師初住舒州天  
寧開堂日提刑學士權郡承議燒香度疏與

師接得示大眾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漏泄

多五

天機言堪愛且道如何是堪愛之言良久  
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遂度與表白宣罷師  
指法座云古聖道為法未耶為床座來耶我  
為法來非為床座師咄云是何言歟便陞座  
拈香云此一辨香祝延

今上皇帝陛下伏願龍圖永固鳳膺長新八

表稱臣四維歌化次拈香云此一辨香奉為  
提刑學士權郡承議洎閩郡尊官伏願嘉聲  
詔著善政日新頻承雨露之恩坐聽益悔之  
詔次拈香云此一辨香還知落處麼欲隱弥  
露在晦愈明本欲拋擲岩阿混于沙石苦為  
諸人敦逼不免細說來由奉為我先蘄州黃  
梅東山演禪師一爐焚却用陪法乳之恩聊  
表化儀雖然恩大難酬未免拋三放二遂趺  
坐山谷和尚白楂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  
義師云觀即不一一即不觀第一義門今在  
何所問師云太阿橫按截萬機於掌握之中  
寶鑑當臺覘羣象於無心之表有緣即應故

問答以縱橫不今而行乃言象而罕測影響  
之士斯何足云所以佛付佛祖付祖更無絲  
髮之異豈有東西之殊不立階梯單傳是事  
若非靈根頓悟大用現前未免業惑海深妄  
塵自隔遂拈起拂子示衆云還見麼若見見  
箇什麼若見箇拂子正是凡夫若言不見此  
是拂子如何說不見底道理道人到此須是  
忖量不可輕心取於流轉誠非小事實在悟  
明所以聖人得此事莫不統三界領四生号  
令聖凡扶頰拯物大眾從上諸聖入此門中  
各令啓悟勞生破諸塵妄記得靈山會上四  
十九年說不盡末後分付欽光少林九年之

間畢竟獨許二祖尔後光分震旦道滿寰中  
臨濟德山威行雷電皆為上祖不了致令殃  
及子孫遂舉拂子云大眾從上許多賢聖如  
今總在山僧拂子頭上各各坐大蓮華說微  
妙法交光相羅如寶絲網還信得及麼若信  
得及山僧出世一期之事已得周圓其或未

多五

二

然不免自通消息去也十字路頭吹玉笛淡  
雲輕日正清秋久立 上堂世尊拈花迦  
葉微笑親切親切省要省要眼目定動料料  
掉掉為報先生莫打之遠何也文不加點下  
座 上堂云達磨未來此土時須信事不  
真實二祖禮三拜而立不得設有商量大眾

何故人到于今疑情不息良久曰早知燈是  
火飯熟已多時直饒恁麼信得及猶是錯承  
當自餘一切何足論之歸堂

上堂奇怪

尋常道出門便作還鄉計直至如今計未成  
誠哉是言也豈不見僧問古德學人欲歸鄉  
時如何古德曰子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

林中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也古德曰却  
須歸去有箇絕糧方子與你僧曰便請古德  
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大眾荆棘林  
中紅爛盡無路還鄉二時堂內絕糧方却須  
歸去所以山僧二十年披雲嘯月未始遊方  
十來年接物利生何嘗出世諸人皆把父母

契券論量祖紫田園就赤水以求珠珠沈赤  
水向荆山而覓玉玉隱荆山說道赤水無珠  
荆山無玉是誰譯你說道赤水有珠荆山有  
玉亦是誰譯你山僧有時畫方成圓指南成  
北何故如此蓋為諸人唱還鄉曲子曲調不  
圓熟路難忘鄉談未改非指南之不妙也如  
多五三

何得曲調圓去豈不見道平窺紅爛處暢殺  
子平生下座

上堂良久云

上堂

山僧今日與  
諸人同參一箇真善知識便下座

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師  
如何接人師云不虧不欠進云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云第一不得契根師復云光陰倏忽

變化密移始見望。卓叉已念日諸人還知光  
陰不變化。日月不違流磨快須究取。昔日六  
祖大師作居士時。隱於廣州法性寺印宗法  
師席下。遇夜廁廝間有二僧。風幡競辨未盡  
厥理。粗師躊躇而謂曰。可容俗士得預高論  
否。直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告之大衆。祇如  
夜來風起。且道是風動不是。風動若道不是。  
風動如此。觸簾動戶。簸土揚塵作麼生。不是  
風動還斷得出。麼山僧道。也不是風動也。不  
是。搖動也不是。心動有人識得。麼青山無限  
好。猶道不如歸。珍重。上堂兩岸蘆花一葉舟。  
涼風深夜月如鉤。絲綸千尺慵拋放。歸

到家山即便休。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大衆至音絕韻妙曲非聲通身不挂  
寸絲赤裸全無忌諱。諸人切莫拈毬舐指直  
須截斷舌頭放下身心自然快活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心若不異復名何物快活快活歸

堂喫茶下座。上堂若有一人。裝真歸源十  
方虛空悉皆消殞。從前先聖豈不裝真歸源  
如何。十方虛空至今尚在。又云滅滅空本無  
況復諸三有幻。既滅虛空殞無三有。衆生  
從茲殄悴。四生九類如何得無。又云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既生山河大地。如何

得復清淨本然既復清淨本然云何却見山河大地大眾如何即是良久曰水自竹邊流去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好大哥歸堂結夏上堂揮戈佛日不西流照徹人間洞九幽從此安居無一事休將玄妙挂心頭五祖演和尚遷化遺書至上堂昨朝六月二十六無多五

角鉄牛生四足哮吼一聲人未知撼動天關并地軸隻履又西歸唱罷胡家曲可怜未後太分明無限清聲編渙谷我先師出世四十餘年於舒蘄二郡四坐巨刹垂慈苦口接物利生未嘗少暇於二十五日早陞座告衆至晚淨髮歸方丈二十六日早安然長往自始東山二老子去處靡若知得則不辜負先師若也未知有寒暑兮促人壽有鬼神兮妬人福下座上堂卓柱杖一下喝一喝云捧喝齊施古佛宗三玄三要絕孤蹤白雲消散青山在明月蘆花對蓼紅又卓柱杖一下喝一喝下座解夏上堂以一粒芥子擊翛羅窟

於中宴坐九旬披六錶錫杖登須弥虛直上  
安居三月倚長松而自誓臨綠水以經行周  
游井邑則動心蕭蕭依處叢林則威儀濟濟  
豈論城隍聚落寧分勝地寶坊心月孤圓神  
珠炳煥六門虛靜萬法咸如如此護生宣有  
卷五  
五生之可護如此持律豈有律而可持衆內蠟

人通身雪冷誠堪愛賀喜何如哉吳居士為  
師龍門創坦然庵請上堂淨名居士在家人  
不二門深入者親一鉢上方香積飯寥寥千  
古轉通津大眾維摩法力居士神通斷妙喜  
世界來于此中持香積佛飯悉飽衆會三萬  
二千師子座本亦莊嚴十方三世諸如來現  
前證據看他作一場佛事真箇希奇皆不思  
議之功勲自心之神力者也公明居士希風  
摩詰接跡龐公大省釣身久超正覺願逾巍  
錫脩達菴宇遂爾來此聚集禪徒記得昔日  
臨際裁松次黃蘖問云深山裏裁許多松作  
什麼際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

向伊道一典山門作境致二典後人作標榜  
且道與他古人相去多少大衆一典山門作  
境致見者頓超無學地二典後人作標榜凡  
聖悟迷皆一樣若是叢林向上闖有人踏着  
喜無量下座 上堂少室無言語曹溪有  
消息可怜門大開而人不能入蒼龍得雲雨

猛虎生羽翼但解自承當何勞問知識上堂  
云古人道我有時揚眉瞬目有時不揚眉瞬  
目有時揚眉瞬目是有時揚眉瞬目不是如  
今人不委得了便別作解會說道底人道  
是也得不是也得問伊作麼生是得底人便  
道他分上不說得與不得得也好不得也好

乃長吁一聲曰有什麼共語處祇如古人道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搃  
不得不又作麼生他便道此是拂跡語不拂跡語  
裏老耶老娘又問伊此是拂跡語不拂跡語  
如何便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  
麼搃得此喚作寶頭語實你屋裏老耶老娘

多五

六

師復呼兩聲曰有什麼共語處夫為衲僧須  
作衲僧說話你等合作麼生莫道龍門不肯  
我埋沒我心行我歷良我龍門恁麼是要你  
到不要你到也須子細看詳好珍重 上堂  
玄沙大師示衆云諸方尋常盡道接物利生  
忽遇三種病人如何接得患盲者來拈撻鑒

拂他又不見患聲者來向他說他又不聞患者  
亞者來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三人不得  
佛法無靈驗師云好諸兄弟還知真實相為  
處麼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極如諸人  
尋常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聞  
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既無說無聞無見何  
處有色聲香味來雖然如是又能有幾人到  
者般田地所以道木伎機石女兒三冬陽氣  
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千舌無言切要詞會  
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午齋晨粥無餘事蓋  
名爐香話道奇下座 上堂普光明殿在人  
間凡聖交羅絕往還若向一塵親得見毫光

照處奉慈顏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未審此個壞不壞師云黑漆桶裏黃金色進  
云請師答話師云閉言語上堂揔記不得天  
花滿械縱有千言不如一默下座 上堂昔  
日百丈大智禪師再參馬祖侍立次祖舉拂  
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却拂子問云你  
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  
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  
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大眾說甚三日耳聾直  
得龍門打鼓上堂大衆盡皆雲集僧堂橫床  
佛殿露柱倒掛燈籠天高地厚月白風清雨  
順風調河清海晏飢則共君食苦菜渴則與

子飲寒泉直饒天外雨花飛爭似歸堂喫茶  
去下座 上堂山僧適在寢堂中法堂上  
無山僧寢堂上有山僧下至法堂法堂上有  
山僧寢堂上無山僧有則心外有法無則心法  
不周諸上座在衣鉢下聞打鼓便上法堂法  
堂上添得上座衣鉢下減却上座添則成增  
減則成滅滅故落斷增故落常行脚人如何  
得離有離無離常離断生死疑情大難透脫  
此是如來清淨心要宜須決擇不可等閑光  
景遷流動如飛箭浮世如此人生幾何彼此  
出家三界遠旅竹戶茅堂孰為其主冷淡共  
居寂寞同住何故何新何憂何慮下座

行者落髮上堂露柱多年出家燈籠久已落  
髮佛殿堅持禁戒三門近得休歇大事本來  
平等無著清涼滿月度盡草木叢林一似陽  
和齊發下座 元日上堂萬物咸新論故  
鄉槿畔元是舊耶娘先春花數聲香遠物外  
山河日月長僧問昔日跋陁尊者問法照大  
師未審與今日是同是別師云古之今之進  
云栽松人老難傳鉢盧老區區入嶺南師云  
你試舉古人底者進云厨庫三門鍾樓佛殿  
師云恁麼又爭得進云忽遇七手八腳底人  
采又作麼生師云截斷脚根道將一句未進  
云昨日有人從舒州去師云亦是悠悠者復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  
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錯打人僧問德山如  
何是奇特事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  
人師云猶較些子僧問羅山如何是奇特事  
羅山云道什麼師云成何道理大衆古人鉤  
頭著餽意在得魚如今洗脚上船能有幾箇

多五

或若人問龍門如何是奇特事山僧向伊道  
此去太湖不遠恁麼說話有甚奇特又向伊  
道咫尺是棠梨大衆還會麼等閑如不會須  
作等閑看下座

<sup>八</sup>上堂身中有生老病死  
念上有生住異滅國土有成住壞空此十二

種事甚詭奇特凡夫不識為之漂流如來出

世指出涅槃妙心常樂我淨譬如還丹一粒  
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此十二種祇  
是一法現定如今虛虛听法者是還信得及  
麼乃云月中丹桂偏禁冷雪裏梅花獨放香  
下座

<sup>八</sup>上堂悟時此事元來易迷後斯門

實大難處處緣揚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

上堂三月初三二月二不壞假名談大義衆  
生投役趨光陰道流所以無虛弃二月念九  
三月一摩訶般若波羅密假使多聞達古今  
歷劫何曾異今日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何  
更今日

上堂從上諸聖見人樂著塵勞

不求出離遂生怜憇之心告之曰你隨聲逐

色名曰狂人大衆好言語慙愧諸聖恁麼道  
雖然如是已是打開布袋不能折合得龍門  
今日倒底傾出有人得者永息希求乃拈拄  
杖卓一下云豈不是聲你尋常作麼生隨又  
舉起拄杖曰豈不是色你尋常作麼生逐還  
會麼若能隨逐元無縛便是叢林了達人父

多五

九

更不忉忉若無人見得山僧重說偈言昨日  
如來毒法雨今朝法雨洗如來了然一味無  
差別雲外青山朵朵開欲報如來深恩殿上  
重新浴過下座結夏上堂龍門結夏勝  
諸方大地山河為牽揚若向九旬參得透更  
無佛法可商量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  
月古人恁麼告報大好言誼豈可以一朝風  
月昧却萬古長空豈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  
朝風月此是廣大深法自在之宗若也明得  
何處更有一終頭剎法來久立上堂三  
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山僧近來非昔人也  
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  
要知麼佛名如來常在不滅有人見得山僧

俗別也非昔人也有人問未審已前如何山僧往時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所以迷情掩蔽翳障心源如今別也或有人出來道某甲亦如和尚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還得否不可直是未在還有揀辨得麼若揀得是上座道眼圓明若揀不得終竹喧天船上樂綺羅照水岸邊人珍重師復云親切中直是親切省要中直是省要還會得麼諸人盡是教志探玄意求出離山僧這裏終不拈今古取是捨非惑亂諸人你若不來山僧也無可得說你若上來山僧不免在你身上割一塊

子似與你還知痛痒麼忽然知得可謂親切也若不知來由便道者一塊子那裏得來得恁麼香得恁麼臭得恁麼生得恁麼熟還委得麼不誰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珍重上堂了知一萬事畢釋迦弥勒欣今日但得心安是處安無灾無難無今昔要知

多五  
佛法根源記取五月初一下座

端午上

堂今日端午世間人釘桃符書門閭使萬邪不窺其戶百鬼不入其門世間人又使針燒失採藥登山使萬病不干其体瘦瘠不入其身遂失聲叫曰阿哪哪阿哪哪盡大地人燒破皮肉教山僧受無限苦痛昔楚大夫以忠

言不用沉于湘江後人哀之以竹筒盛飯繫五色絲祭之風俗至今流傳不斷遂嘔吐數聲曰世間人喫却米粽教老僧脹破肚皮大衆別人燒死別人喫物為什麼龍門長老受痛受飽未能情忘緣慮事出見聞於此門中遂為戲論豈不見先聖有言曰懷州牛喫未

益州馬肚脹天下竟醫人灸豬左膊上何也遠走不如近匍匐久立上堂入得龍門車車奇聞聲見色不思議山青水綠綠何事盡是諸人力使之上堂卓拄杖云還攜得麼莫道今日猶較些子直須向無摸空處傾漱倒岳捲得始得山僧恁麼道可殺不識

好惡雖然如是直饒你捲得我更問你從前殺盜娼妾罪飲酒食肉罪教什麼人還又卓拄杖云金剛作醜佛受香油東山和尚忌晨上堂先師當年末後句與人皮下挑出刺譬如六月日中冰銷鎔處更皆相似後來听嚮各流傳更加一二與三四箇中孰是無多至

耳人明見去來不生死先師老和尚某奉侍日久多蒙苦口提撕追遠之誠何可忘也聊設小供諸人且遺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入減十餘年如何見得來底道理若道不來又用設齋作什麼道來也有設訛道不來也有訛說若為得無訛說去還知得麼三箇渾峩

鉢飯餡一雙無縫木饅頭久立

上堂大

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  
也須領覽今時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  
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  
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  
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

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  
喚你又不聾不駭如何得無人喚者箇是十  
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  
迷亂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  
終不換下座

解夏上堂

毗目仙人執善

財手頓見過去微塵諸佛及其放手宛然依

舊龍門長老領諸大衆爰於此地結足安居  
及其解夏宛然依舊善財依舊處微塵諸佛  
含攝有歸大衆依舊處三月九旬歛收無迹  
還會麼毛端藏刹海芥子納須弥不離見聞  
緣超然登十地四生六道即心自性三塗八  
難普現色身居華嚴海之中住不思議之內

如斯之旨乃吾輩之常分耳還信得及麼  
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  
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  
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  
何抵對有底師僧道何不問本分事者箇是  
世間日月大衆那箇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

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  
便明取恁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眾那裏  
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者般  
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  
二十有人明得麼古人云世間事明不得佛  
法大遠在者裏若分疎不下一切處碍塞殺  
多五

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池內易安  
身久立 上堂舉憎問雲居如何是道中  
人對云如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云  
如死人眼大眾作麼生是如死人手師拈拄  
杖云不執捉怎生是如死人眼師擘開眼云  
不照燭汝諸人好會取祇如前日送僧山僧

道一隊死漢送箇活漢有人會恁麼說話麼  
怎生是一隊死漢師云移身不移步怎生是  
一箇活漢師云萬機俱不到後生兄弟初秋  
夏末何不哮吼一聲壁立千仞令我知道你  
是箇人向活中明取死句死中明取活句若  
不然者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喫辛苦也

直須哮吼一聲下座

上堂僧問道在慵

開口詩成自點頭時如何師點頭數下僧云  
今日得遇也師云莫亂開口師復云諸人每  
日行千行萬不是不到何故却不分曉極為  
信之不及若信得及則不行而到也十方世  
界事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諸人每日說千

說萬不是說不到何故却不分曉亦是信之不及若也信得及則實無所說也三世如來說之法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大眾還到恁麼田地也未我此宗門祇論正悟不論會解若是為生死底人復求親正若是人我叅學之人耻為不會須來覓解會到處覓相似

多五十三

語句遍相印正滅胡種族已後胡亂教壞人家男女我此門中都無是事還知麼聲人也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上堂世人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上堂世人盡道路行難本分真金入火看煉去煉來金體淨一撻打作五閑干請化士上堂一竿一笠一蓑衣急水灘頭下釣絲鉤上錦鱗

容易得蘆花深處月明歸舉古人問三尊宿二龍爭珠誰是得者一云得即失一云老僧祇管看一云誰是不得者師曰得即失著忙作什麼老僧祇管看看濟什麼事末後一則語誰是不得者若人會得祖師言句一大藏教自然不疑去還明得麼誰是不得者非取亦非捨馬載駒駛時便是歸來也下座

上堂打動龍門鼓喚起鐵餕餕請君一咬破山僧豈相賺先師曾得力喫味今不減若也不柰何好箇缺餕餕上堂舉長沙和尚云我若一向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大誠哉是言也玄沙和尚云因汝顛倒知見方有

往來誠哉是言也龍門尋常見汝諸人恁麼  
所以向汝道不恁麼你須是不恁麼始得諸  
人不恁麼龍門所以向汝道恁麼你須是恁  
麼始得諸人道恁麼不恁麼龍門所以道非  
恁麼非不恁麼你須是非恁麼非不恁麼始  
得諸人非恁麼非不恁麼龍門所以道恁麼

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奉似馬大師師云藏  
頭白海頭黑大眾說白道黑理甚分明諸人  
還見馬大師麼久立也太無端上堂云  
若論此事如中秋夜望圓月相似淨無雲翳  
人皆見之南闕浮提無所不照諸人各在他  
鄉異井各有父母家山你道彼中還有麼山  
川溪谷迥絕無人到處彼中還有麼又爭得  
多五十四現病去藥除豈不是箇脫洒衲僧龍門尋常  
還有一句子到諸人分上麼不見僧問馬大  
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大師云  
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僧問智藏藏  
云今日頭疼汝去問取海兄僧又去問海海

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曾恁麼來大眾向你道此事無你卜度處無你名邈處如今禪和家盡道我會得也什麼處是瞧不著且問你照得著底事上座前身自何趣中來此身沒後復生何處作天耶人耶地獄耶餓鬼耶作畜生耶若不委知空然有此語要作何用馬大

師一日覩月次二三弟子侍座大師曰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曰大好供養百丈曰大好修行南泉拂袖而去大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趨物外看他如斯論量也大奇恆大師致此一問諸大士直得息剝補剝望作全人塞壑移峯貴就平坦還契得馬大師

此一問麼委悉得麼良久曰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上堂祖師云亦莫愛聖憎凡會得凡夫法便是聖人法識得聖人法即是凡夫法盡知道凡聖不二為什麼凡夫漂流諸聖解脫又道亦莫拋迷就悟如今悟底是向來迷底如今迷底是向來悟底盡知道迷多五

悟不二為什麼迷者依前墮塞悟者依舊惺惺諸人還辨明得麼凡聖悟迷如透了洞然明見本來人敢問大眾如何是本來人尋常師僧家道什麼處不見本來人駢脣先生豈是泗州大聖又道渠無面目甚處逢渠遠水不救近火離此二途如何是本來人良久云十五

設使聞來悟爭如自得親下座

上堂昔

無著和尚游五臺礼拜文殊到山下投一寺宿遇一老僧抵待次問無著曰上人自何而來無著曰南方來老僧曰南方佛法近日如何無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僧曰多少衆者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和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曰多少衆僧云前三三後三三著不省遂令童子以琉璃盞茶度與著遂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麼著云無曰既無將什麼與茶著又不省接令童子送出門外著觀寺無額乃問童子此寺因何無額童子指背後金剛著曰頑忽然

不見童子止見身在一林中大衆無著遠遠遊五臺礼拜文殊及乎親見要且不識誠實苦哉是故明昭和尚頌云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活眼回頭祇見翠山岩雪竇和尚亦有頌云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  
三三與後三三大衆此二頌通古徹今美則美矣要且不見文殊山僧今為諸人頌出乃云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憇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下座  
上堂靠柱杖肩上謂衆曰好笑好笑乃呵呵而笑昨日有兩人共說一件事與山僧山僧

聞得一夜笑得腸肚痛又呵呵而笑大眾要知麼有一人云今日是初三官曆上寫來村裏人道是初四乃村下曆頭問老僧道是初三麼山僧向道是初三是官曆麼山僧云是官曆村裏謂之初四是村下曆頭麼山僧云初四是村下曆頭其人點頭又有多五一人云今

十六

日是初四官曆上寫來村裏人道是初三乃村下曆頭長老如何山僧向伊道是初四初三是村下曆頭其人點頭兩人相見具說其事一人云長老向我道是初三一人云長老向我道是初四兩人遂來見山僧云今日是初三初四山僧聞得笑殺兩人云長老不

要涵滴好好分明說山僧向道汝自不分明何處是涵滴大眾會得此意麼山僧見伊不曉也不柰何衆中禪僧道長老如何鳴鼓集衆了也不說些佛法及祖師西來意却理會世間閑日子此是世人情見山僧聞了問伊道世間有什麼閑日子又那箇是情見把來

看伊元來不會見伊不會更作箇頌子李似伊頌道言親事亦親無偽亦無真愚俗稱為我邪徒喚作神是我何曾我言神豈是神人生須特達乃提拄杖下禪床曰丈六紫金身座前又謂衆曰也不屈着你上堂僧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云誰信你曾

便喝師云更進一步看僧云幸有一弓三下  
箭當機要射不平人師云少<sub>曾</sub>年決龍蛇陣老  
倒還同推子歌僧又喝師云元來抵是野狐  
精僧礼拜師云何曾大用現前師復云古來  
有一人南泉和尚諸人還識否若識得一生  
不空過好南泉和尚莫教見而不識還識麼

多五  
曾有一俗士問曰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  
也<sub>也</sub>曾卧如今欲鑄作佛不知還得否南泉曰  
得莫不得麼不得有人明得此百也無南泉  
道得龍門云好个佛南泉道不得龍門云好  
片石還見否是他道弟子家中作麼生說家  
家在什麼處諸仁者親從家裏來家中仰所

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  
釋迦牟尼心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下座  
聖節上堂皇帝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父  
子一脉天下一家王愛於民民敬於王愛敬  
既同王道無外所以佛言如民得王又云如  
民之王且王外無民民外無王王在民外民

不受賜民在王外王道不廣如何曰民無知  
曰民如何曰王聖神曰王今上皇帝至神至  
聖為民父母天寧降誕之節日月星辰連珠  
合璧江河淮濟激濁揚清乾坤造化草木虫  
魚呈祥瑞顯奇特皆皇帝至德之所感致  
也伏爾南山比壽北嶽齊齡永永萬年無窮

無盡遂下禪牀作舞曰會麼山僧舞踏揚塵  
萬歲萬歲萬歲下座 上堂奉昔有一

秀才見長沙和尚看千佛名經問曰許多佛  
祇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曰黃鶴樓崔  
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對曰不曾長沙曰無  
事題一篇好秀才因指大衆秀才問佛居何

國土長沙為什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  
詠月為什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  
樓有什麼難題處听取山僧題破遂云容顏  
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  
近下座 上堂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  
大衆二六時中折旋俯仰行來走去說是說

非分南說北運用施為開單展鉢喫粥突飯  
盡是狂撲且道那個是道人身良久云碧落  
有情空悵望瑤臺無路可追尋下座

上堂適來山僧夢在寢堂上聞法鼓遂下堂  
階夢見諸人上來近前問訊便登法座侍者  
燒香了如今正作夢中之人施陳夢事你等

多五

大本

諸人還夢見麼若真見得是為冤人不省夢  
鄉宛爾沉沒還有一法與你為對麼不見古  
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可不是奇特還夢見麼釋迦如來  
道如寤時人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  
遂拈起拂子敲禪牀云是什麼還聞麼徯暨

起拂子云還見麁良父云人間天上諸知識  
爭似龍門夢得親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九

多五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七冊